



《遠方的客人》（香港新月出版社，一九六〇）是他早期作品中較受注意的一本，大三十二開本，二八八頁，收《加拿大來信》、《母親派》、《荷葉飯》、《不肯改行》、《人》、《月餅》、《媽媽變了》……等十四個短篇，寫的都是貧民百姓生活中的小故事。海辛在《自序》中說他這些小說能「呼喚讀者熱愛生活，熱愛真理，做一個無愧的人」，相當正面的目標，是海辛創作的原動力。作為壓軸的《遠方的客人》寫一對夫婦因意氣用事而離婚，若干年後當生活穩定下來後，發覺還互相愛慕着對方，終於在陰差陽錯中復合的喜劇，是海辛比較喜愛的一篇。此書在一九六四年再版，一藍，黃兩種封面設計本來都不錯，但我突然想到：海辛的手迹已成絕響，就讓大家都看看他的簽名。



海辛走向遠方

許定銘

一向健步如飛，身體康健且精通氣功的海辛（一九三〇至二〇一），今年三月猝然捨棄一切，走向遠方，作為好友的我們均感愕然。世事往往出人意表，誰可預料！

海辛是在本港成長的小說家，一九四〇年代末開始寫作，首部結集的作品是《青春》（香港聯發書店，一九五三），最後的一本是《紅瓦陶窯魔幻緣》（香港文匯出版社，二〇〇五），半世紀以來，出書近六十種，有些還被譯成法文，是香港重要的本土作家。

名人唱歌是很難聽到的，但今年春節，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舉辦的晚會上，我第一次聽到國務委員戴秉國高歌一曲。他即席演唱的是毛主席詩詞沁園春《雪》，嗓音洪亮，韻調高亢，贏得了全場的掌聲。幾個月過去，他的聲音仍響在耳邊。



高歌一曲

延靜

我認識戴秉國已多年，接觸中感到他是一位親切隨和的人。記得那是一九九八年四月，當時的國家副主席胡錦濤應邀訪問韓國，時任中聯部部長的戴秉國等陪同前往。我當時作為中國駐韓國大使，全程陪同訪問。第一天到達後匯報，戴秉國讓我坐在胡錦濤身邊，主要聽我介紹情況。訪問中一些重要問題請示胡錦濤，但一般問題均報告戴秉國，由他決定。他辦事很好商量，謙虛豁達，尊重別人的意見。訪問中，與金大中總統會見和會談，參觀工廠企業，他一直不離胡錦濤左右，處事細緻而周到。最後一天，胡錦濤參觀濟州島盆景藝術苑後，離開前與苑長成范永合影，我想應由戴秉國上去陪同，但他對我說：「你是大使，應該由你陪。」這是件小事，但看出他的為人。

能上能下，是戴秉國的一個特點。他在外交部工作多年，是職業外交官，曾任中國駐匈牙利大使，回國後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副部長，但沒想到後來調到中聯部，先任副部長，後又擔任了部長。一位部級領導，離開原來熟悉的工作部門，到一個生疏部門任職，可能會遇到很多困難和不便。但我聽到不止一位朋友說，戴秉國在中聯部工作盡職，不管討論什麼問題，他都能傾聽不同意見，之後發表自己的看法，而他的看法往往是很分量和見地的，也易為大家所接受。然而又沒有想到，二〇〇四年，戴秉國在中聯部擔任五年部長後，又調回到外交部擔任副部長，一當五年，先後與兩任外交部長李肇星和楊潔篪共事，這種變化在中國外交界是前所未有的。但戴秉國處之泰然，仍全力以赴撲在工作上。人們評說，能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

沉着冷靜，是戴秉國辦事的另一特點。外交問題不少是情況複雜而需要冷靜處理的，戴秉國可以做到。中美、中日關係遇到曲折時，他曾幾次出面協調，朝鮮半島問題也不例外。他在中聯部任職期間，曾幾次負責接待並陪同金正日總書記訪華，與他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係。每當朝核問題會談出現困難和反覆，外界關注中國下一步怎麼做時，一副重擔便落到戴秉國肩上。他多次前往平壤，會見金正日總書記，根據中央決策闡述中方的立場，化解矛盾，取得成功。為了解決朝核問題，保持朝鮮半島的和平和穩定，他還幾次穿梭於美國、俄羅斯、韓國和日本之間，不辭勞苦，進行斡旋，顯示了他的外交才能。戴秉國現任國務委員，主管外事工作，肩上的擔子不可謂不重。有一次我們碰到他問是不是工作很忙，他只淡淡地說「少睡點覺就是了」。儘管如此，他仍很重視與中國外交智庫——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的關係，幾乎每年春節聯歡暨年會他都參加。那天他是剛剛陪同胡錦濤主席訪問美國並作為首席代表又赴莫斯科參加中俄安全戰略對話之後，在繁忙的日程中抽出時間出席中國國際基金會舉行的迎春活動的。他來得稍晚，但進入大廳，看到我們這些老相識，還專門走過來與每一個人握手問好。當天他在參加晚會中演唱的歌聲，還不是我們耳邊響起：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牽手



劉荒田

在近乎千篇一律的平淡早晨，我近乎千篇一律地跑步到三個街區外的雜貨店，買內容天天不同但刊頭千篇一律的報紙，往家裡走時，見到一幅差不多也千篇一律的圖景：家長送孩子上學。可是，他們所煥發的吸引力絕不千篇一律，我在人行道上停下，呆呆地盯着，直到他們消失在剛開過輕雲般的櫻花的街道盡頭。家長是一個瘦而幹練的中年男子，看精靈而自得的臉相，我沒來由地認定他是上海人。他所陪伴的三個女孩子，看模樣是姐妹，男子左手牽老二，右手牽老二，老三牽着老二的手，一字排開，把人行道全佔了。三個孩子都揸着書包，花衣服襯着被霧氣攪成脫脂牛奶般的陽光。他們一路笑着，鬧着，男子那陶醉樣，教我想起好一天。

象棋高手文天祥

陳魯民

形容語：笑得滿臉是牙。

我自問：我有過這般的時光沒有？當然有過，在新移民的年代，兒女的年齡和眼前的三個相做，妻子上班的日子，我要送女兒上幼稚園，送兒子進小學。我再自問：我當時可曾知道，那是一輩子里最美好的時光，一如交響樂的華彩樂段？我不能不帶點傷感地回答：這種幸福感只偶爾有過，但視之為義務、負擔的時候居多。可不是？中年的開端，負重是主要標誌，一天被多少多少事煩擾着，房租、英語、職業、收入、家信、鄉愁、父母、故國、勞累、花粉症、坐骨神經痛、朋友、茶樓、寫作——兒女是必須養的，但並非享受，而是還債。

待到時過境遷，兒女自立門戶，家裡只有進入暮年的一對時，卻常常在難以再睡回籠覺的子夜，談起兒女幼時的種種。妻子最愛念叨的，是女兒進幼稚園第一天



醉從教酒，獨我無爭且看棋。」從這些詠棋詩的字裡行間，文山公的瀟灑淡定胸襟和豁達處世心境，可略見一斑。文天祥下棋還有一絕，夏日家居時，他愛一邊游泳，一邊以水面為棋盤，憑記憶與棋友下盲棋，這需要很强的水性和記憶力，恰好都是他之所長。盲棋絕技在中國源遠流長，文天祥是有史實記載的最早下盲棋的人，謂之盲棋的開山鼻祖與開拓者。一二七四年夏的一日，時任贛州知府的文天祥，就特意邀請了聞名於江南北

的象棋國手周子善一同來到贛江游泳決對弈，以此度過了美好一天。朱國楨《湧幢小品》中記錄了文天祥游泳下棋兩不誤的趣聞：「文丞相嗜象棋……暑日喜溪浴，與周子善水戲，以意為枰，行弈決勝負，愈久愈樂，忘日早暮。」文天祥不僅自己喜歡下棋，而且還帶出了江西一批象棋名家，在南宋之末，以江西廬陵（吉安）為中心，有文天祥為一點，以周子善等為代表的古高士，曾在棋壇上活躍一時，東征西討，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戰績。史稱「江西弈派」。特別是他在罷職家居期間，與當地象棋高手對局極為頻繁，幾乎日下不斷，這從他現存的詩文中可以看出。在《生日山中與蕭敬天穎》一詩中他寫道：「客來不必籠中羽，我愛無如橘裡枰。一任蒼松栽千里，他年猶見茯苓生。」意思是說，你們如果來為我祝賀生日，不必帶什麼貴重禮品，只要陪我下棋就好，這樣既逍遙自在，又能延年益壽。他在《吟嘯集·世事》中自稱「棋淫」，可謂最近自知之

辛亥革命上海灘頭

何季民



上海起義就有學生參加，支援革命的團體光是「學生軍」就有：「中華學生軍」、「學生北伐隊」、「學生軍」、「學生守衛團」、「中華民國學生軍」和「學生北伐團」；接着各界奮起支援，女子也不落後，光是軍事團體就成立了「女民團軍」、「女子北伐光復軍」、「女子軍事團」、「同盟女子經武練習隊」和「女子尚武會」；社會上還有：「國民軍北伐團」、「志願決死團」、「義務憲兵隊」、「中華民國北伐先鋒隊」、「十字軍北伐隊」、「滬寧北伐義勇軍」和「鐵血團」……就連外省在上海的，也成立了：「河南北伐軍支部」、「旅滬湘人北伐隊」、「江西北伐隊」、「直豫皖三省北伐軍」、「蜀漢軍」和「川滇黔桂四省北伐軍」等等。

「中華學生軍」，有口號「爾志越王之殺爾父乎？不敢忘，三年必報之！」各地紛紛響應，著名報人成舍我就是一個：辛亥革命爆發，其父在鳳台縣警察所所長任上解職，一家回到安徽靠借錢度日，小舍我十三歲報名參加學生軍，編入伍生隊，將登船開赴南京時，只是被父親攔住了。推翻皇朝，為各色人等提供了最好的政治舞台，一時間上海灘頭政黨林立，「中國同盟會」、「光復總會」、「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共和建設會」、「中華民國聯合會、統一黨」、「中國共和研究會、國民黨」、「中華民國共和急進會、中華民國黨」、「中華共和促進會」、「中華共和黨」、「國民協會」、「商界共和國」、「共和統一會、統一共和黨」、「中華平民黨」、「民社」、「民國公會」、「同公濟總會」、「共和建設討論會」、「中華進步黨」、「工商黨進黨」、「國民黨」、「豫晉秦隴協會」、「國民競進黨」、「少年中國黨」、「共和黨」、「中國社會黨」和「女子同盟會」等等，一時間成立了起碼三十八個政治團體。大大小小，新舊雜陳，各有目標，一個人出現在幾個黨派裡也不足為奇……初嘗共和民主，讓許多文人武士拿起了政治畫筆，一起勾畫了濃墨重彩亦新亦舊的民國初年。

沐浴在友誼的海洋中

鄧俊秉



萍水相逢的年輕人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為了參加中國雜技團為慶祝中建交四十周年在拉合爾的首場演出，我隨周剛驅車數小時趕到巴基斯坦最富饒的旁遮普省的省府。這個巴基斯坦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約建於二千年前，在十六世紀以後的二百年間，拉合爾成為莫臥爾王朝繁榮的文化中心，歷代皇帝不斷在此地修建宮殿、花園和清真寺。保留至今的有皇家城堡，大清真寺，皇家陵園，夏莉瑪公園等古跡。這是我們上任後首次來訪，在參加慶祝活動的間隙，抽空前去遊覽了風景如畫的夏莉瑪公園。

這座具有典型的莫臥兒帝國建築風格的皇家花園建於一六四二年，周圍是高高的圍牆，四角聳立着瞭望塔樓。巴基斯坦獨立後，夏莉瑪公園成為巴基斯坦為歡迎外國來訪貴賓舉行盛大招待會的場所。當我漫步在波光粼粼的長方形清涼旁，徘徊在大理石砌成的古樸典雅的涼亭中時，彷彿置身於天方夜譚神祕的環境之中。這時，一群身着淺色巴基斯坦傳統長袍長褲和現代休閒裝的男學生正在噴泉旁戲耍乘涼，慢慢慢朝我走來。他們先是怯生生但又好奇地望着我，接着一個滿頭鬚髮的男孩趨前輕聲地問我是哪國人。當我回答是中國人後，這些青年人頓時活躍起來，爭先恐後地問這問那。隨後又不無自豪地說，他們在中學學習地理和歷史時就了解到中國是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的友好鄰邦；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一年的兩次巴印戰爭中，只有中國真誠支持巴基

斯坦，巴中人民是好兄弟。周剛為這個熱烈的場所吸引，也走了過來。當這群年輕人得知了我們是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夫婦時，興奮異常，自動圍攏來為我們吹笛子，載歌載舞。然後，我們請他們一起合影留念，記錄這次難得的邂逅。臨別時，他們舉起雙臂激動地高呼，「巴克—秦—多斯迪—金達巴！」（烏爾都語：巴中友誼萬歲！）」在金黃色夕陽餘輝的映照下，我們戀戀不捨地告別了這群熱情可愛的年輕人。

巴基斯坦議長為中國大使夫婦開車

每當回憶在巴基斯坦度過的難忘歲月，巴基斯坦前國民議會議長、前外長戈哈爾·阿尤布·汗伉儷就浮現在面前。周剛遞交國書後，我們接觸的第一位巴基斯坦領導人就是戈哈爾·阿尤布·汗。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清晨六點鐘，周剛和我從伊斯蘭堡驅車趕到拉瓦爾品第機場，為前往中國訪問的巴基斯坦國民議會議長戈哈爾·阿尤布·汗夫婦送行。議長這次訪華是中巴建交四十周年慶祝活動的一部分。議長出身名門望族，其父是巴基斯坦前總統阿尤布·汗元帥。我們為有幸結識這位著名的政治家而高興。議長和周剛同年，按中國的生肖，兩人都是屬牛的。雖是第一次見面，卻無形中拉近了雙方的親近感。我們祝賀議長和夫人旅途愉快，訪問成功。五月二十七日，周剛和我又去機場歡迎議長夫婦一行訪華歸來。戈哈爾·阿尤布議長對中國之行非常滿意。但是，他感到極其遺憾的是，在北京期間陪同他去長城遊覽的中國前駐巴基斯坦大使田丁，在賓主同乘轎車登頂的時候，因疲勞和過度興奮，導致隱形心臟病突發，頭倒在他的肩膀上從此與世長辭。六月四日晚，周剛和我為阿尤布·汗議長夫婦訪華洗塵。出席的客人還有議長的兒子塔利克夫婦，以及代表團成員旁遮普省議會議長曼佐爾·艾哈邁德、瓦圖，巴國民議會秘書長汗，艾哈邁德·戈拉亞。阿尤布·汗議長愉快地向我們介紹



身穿民族服裝，手持國旗的巴基斯坦婦女（網上圖片）

他的觀感，特別是同中國領導人會見的情況，盛讚中國的熱情接待和周到安排。

一九九一年六月底，戈哈爾·阿尤布議長夫婦派人給我送來一張頗有意思的請帖——請鄧俊秉教授於七月五日光臨他們在白沙瓦府邸舉行的午宴。儀表堂堂的議長現在是巴基斯坦第四號領導人。他美麗端莊的夫人是一位著名將軍的千金，在上層社會享有盛名。這對新朋友對我的友好情誼令我深為感動，但請柬上只邀請我一人，這個不同尋常的做法確實令我頗為尷尬。為此，我不得不給議長夫人打電話。不愧為大家閨秀的她，回答既友好又外交：議長和她哪會忘記邀請中國大使？周剛大使是貴賓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他們想請周大使的教授夫人作為這次家宴的主賓，想必大使閣下會首肯吧。

七月四日，周剛和我乘車前往西北邊省首府白沙瓦。我們先後拜會省督和首席部長，之後出席首席部長的家庭午宴。首席部長阿夫扎爾·汗同我們一見如故，交談十分親切友好。為了保障我們的安全，他派了兩個班的警察分乘開導車和後衛車，隨同我們在白沙瓦的活動。

第二天早上，我們剛用完早點，戈哈爾·阿尤布議長夫婦已來到飯店歡迎我們。議長雖興致勃勃，卻掩飾不住濃濃的倦意。夫人悄悄對我說，前一天晚上議長和她在伊斯蘭堡參加完美國大使舉行的國慶招待會後已是午夜。今天清晨議長親自駕車三個小時，風塵僕僕趕回家鄉。在家休息了三、四個小時，就來旅館看望我們。我們聽後感到非常過意不去，請他們回家再休息半天，然後陪我們去參觀遊覽。議長卻堅持立即帶我們離開飯店，請我們在他帥氣十足的「皮加羅」越野車後座落座後，十分幽默地說：「我為你們當司機，夫人給你們當嚮導，保管你們滿意。」這位軍人出身的議長，酷愛駕駛，不僅是開車好手，也會駕駛飛機。議長熟練地驅車帶我們遊覽市容，之後將車停在白沙瓦古城堡前。他告訴我們，巴邊防軍司令部就設在這個城堡中；邊防軍司令欣然同意破例接待中國大使夫婦作為他們的貴賓，以盡地主之誼。司令為我們舉行了莊嚴而隆重的歡迎儀式——頭纏紅色頭巾，身着淺黑色短袍，腳蹬長統皮靴的儀仗隊，在軍樂聲中雄赳赳氣昂昂地向中國大使夫婦行軍禮，這種國賓級的待遇讓我感到受寵若驚。儀式結束後，司令帶我們登上這座氣勢雄偉的古堡，盡情飽覽了白沙瓦全城的風光。這座名叫巴拉·希薩爾的城堡位於白沙瓦的西北邊緣，始建於一五一九年，重建於一七九一年至一八四九年之間。它是巴西北邊陲幾百年來所經歷的風風雨雨最好的歷史見證。登上這座威武森嚴的古堡，我們舉目四望，具有獨特伊斯蘭建築風格的白沙瓦大學，酷似我國東北「乾打壘」的阿富汗難民營，以及融會東西方文化為一體的白沙瓦景色，盡收眼底。

中午時分，議長驅車帶我們來到了他的府邸。等待我們的是一場熱鬧非凡的聚會。這兒聚集了巴基斯坦西北邊省的主要軍政要員和社會名流。個個都渴望結識新到任的中國大使夫婦，表示對中國的友好之情。頓時，我倆即被這些熱情洋溢的新朋友團團圍住。他們對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感到欣喜，盛讚中國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議長夫婦特地為我們舉行的是帶有濃郁白沙瓦風味的午宴。用餐完畢後，為感謝主人的盛情款待，我在朋友們熱烈的鼓掌聲中，向議長贈送了一冊精美的畫冊《中國外交四十年》。

我告訴大家，畫冊中有好幾幅是中巴兩國友好交往的照片，其中一幅是議長的父親——巴前總統阿尤布·汗在一九六五年三月訪華期間同毛澤東主席會見時的合影。如今，他的長子戈哈爾·阿尤布繼承父業，正在為進一步發展和鞏固中巴兩國友好關係繼續做出貢獻。

小僧≠小和尚

馬其鈍



一次討論會中，江西某大學教授發言時先講和尙與士子船中對話而欲「伸伸腳」的故事，幾次說到「小和尚」。該故事著名而多趣，常被人們引用，因此查了一下，才知道說「小和尚」如何的人還有不少，包括「百度知道」的「最佳答案」，因此略為一說。

那則故事出於明代張岱《夜航船》序，張氏所述為：

昔有一僧人，與一士子同宿航船。士子高談闊論，僧畏懼，拳足而寢。僧人聽其語有破綻，乃曰：「請問相公，滄海咸明是一個人、兩個人？」士子曰：「是兩個人。」僧曰：「這等荒唐是一個人、兩個人？」士子曰：「自然是一個人！」僧乃笑曰：「這等說起來，且待小僧伸伸腳。」

那位教授及其他人所講「小和尚」云云，是不解「小僧」二字之含義。

小僧，除指未受大戒的年輕僧人外，又為僧人之謙詞，係自稱。其例古來極多，並無需舉。不但普通僧人自稱「小僧」，便是得道高僧或年長者，也自稱「小僧」。元代雜劇《合汗衫》第三折長老道：「小僧相識寺住持長老。」明代小說《東度記》第八十五回：「長老笑道：『有善信自種惡因，小僧如何得知？』」

可知，《夜航船》序中那位自稱「小僧」而欲「伸伸腳」的僧人，與如今俗語所說未成年的「小和尚」，是兩碼事。